

从散文名作《一个人的村庄》到新长篇《本巴》，刘亮程的文字始终贯穿人与万物同在的主题——

像风一样讲述尘土到星辰的高远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人人活在二十五岁的“本巴世界”

《本巴》是刘亮程在2019年凭借《捎话》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后，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它以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江格尔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

刘亮程解释：“我想在《本巴》中把时间作为一个本质，而非手段去写，写出时间的面貌。”小说通常要讲一个好的故事，但刘亮程却反其道而行之，虽有故事，却更在意故事中包裹的内核。在《本巴》中，这个内核便是时间。刘亮程认为，在江格尔的世界，四周都是强大的莽古斯（敌人），人们害怕衰老，一旦衰老就会被人欺负、被别人征服，所以史诗的写作者们天真地想象出了一个“人人活在二十五岁”的本巴国度，不衰老也不死亡，都是年轻人，身强力壮可以抵御所有外敌。“时间不往前走，他们就有足够时间吃喝玩乐打仗，一仗打败了下一仗还能再打。”《本巴》接续并深化了这个时间观念，想象这样的时间维度中生命的轮转和样貌。

《本巴》里有英勇无畏的本巴汗王江格尔，有美艳四方的江格尔夫人阿盖，有停止长大的少儿英雄洪古尔和他不愿出生的弟弟赫兰，有在母腹中用天真和世故之眼观世界的拉玛汗王哈日王，有能预知未来九十九年吉凶的谋士吉策，有史诗的说唱人也就是“说梦者”齐，还有本巴的敌人魔鬼莽古斯……刘亮程说，《本巴》是他写得最愉快的一部小说，也是写给自己的童年史诗。“‘本巴世界’，就是现实世界无限伸长的影子，是我们寄存在高远处的另一种生活。”《本巴》令它的首批读者无比触动，有网友评价它：“有着《巨人传》式的狂欢、《堂吉珂德》般的天真，以及卡尔维诺式的轻盈。”

缘起于自然地理的“人与万物同在”

作家毕飞宇感慨《本巴》：“这样的作品，我们都写不出，我们是一类，他（刘亮程）一个人是一类。”

有关刘亮程的“另类”写作，他曾在与南师大附中的学生们就《一个人的村庄》做问答时，有过解读。

那次他先提及自己的散文写作，“从来不会单独地写风景，铺陈一个景观或者一个场景，每一句话中既有自然又有内心。我的语言图式是把景和情浓缩为一句。就像‘雪落在那些年雪落过的地方，我已经不注意它们了’，看似写景，但紧接着一句是‘三十岁的我，似乎对这个冬天的来临漠不关心’，就从一个自然界的雪天迅速进入内心，自然与内心已经交融，没有分别。”他认为这样的语言范式，与多年的诗歌创作密不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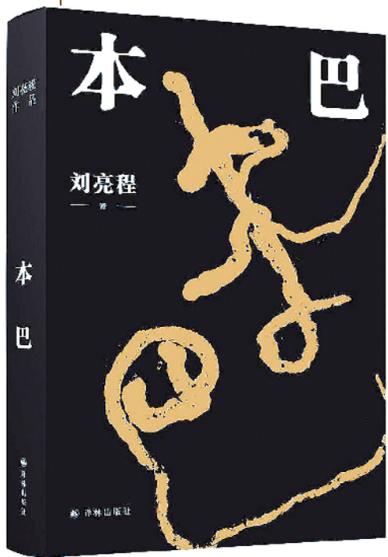
在他看来，现代汉语本身太过松散，表现力远不如古文。古典文学没有长句，但表达得清清楚楚，现代汉语句子越来越长，反倒越来越抓不到事物的核心。但是他认为，一个有鲜明语言风格的作家，应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方言”，有自己的语调系统、抒情调性、修辞方式，用自己创造的语言说话。

刘亮程的写作之路可谓“半路出家”：中专毕业后他做过农机管理员，二十岁的时候写诗，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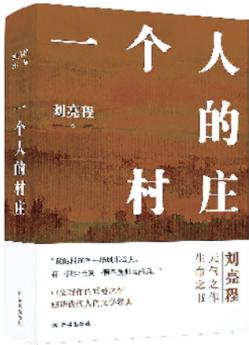
十多年前，刘亮程前往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旅行，这里是蒙古族传奇英雄江格尔的故乡。“羊道遍布每一片山谷草原，那是羊走了几千几万年的路，深嵌在大地上，他深受震撼，跑遍草原和山区，认识了许多牧民。自那时起，刘亮程开始读《江格尔》，他念念不忘这片草原，感动于史诗的天真带给部落的希望与力量，感慨于人类的童年时代对时间的绚丽想象，自此萌发出一个念头，“写一部天真的小说”。

2022年，长篇小说《本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以其领衔的“刘亮程作品”（独家典藏版）也整体面世，这部七卷本作品集首次完整呈现了刘亮程创作的全貌，人们从中也看到作家一以贯之的主题——人与万物同在。

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读自己的文字时脑子里时时响着风声，那是自我童年时刮起的一场风。它吹透一个人。我写了许多风，这风是我早年生活的村庄的最大事物，有一粒尘土到一颗星辰那么高远，有一年四季和一村庄人的一生那样久长。”他说，风是最伟大的叙述者，它一遍遍描述过的山川大地，被他从风中辨认出来。他希望自己像风一样讲述——在万物中，睁开眼睛。



■刘亮程



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刘亮程作品系列，包括最新长篇小说《本巴》和散文名作《一个人的村庄》。

《成为波伏瓦》引入波伏瓦此前从未被出版的日记和信件等全新材料——

重新见证她“成为波伏瓦”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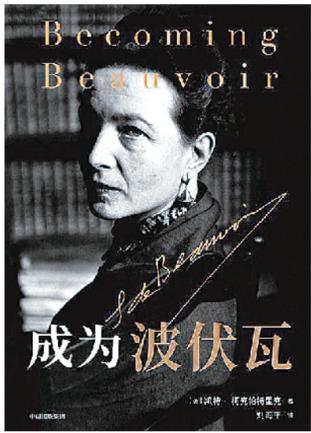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芝萌

西蒙娜·德·波伏瓦去世了。此时是1986年4月14日下午4点，距离萨特逝世6周年纪念日还有8小时，在她的讣告中，每一篇都提到了萨特，人们对波伏瓦的悼念始终与萨特这个名字绑在一起。一如在她生前，萨特是她导师、精神向导，也是她的遮蔽者和终身阴影——人们认为是萨特塑造了她的生活、思想，甚至女性身份。此后，关于她的回忆、传记也将她置于萨特阴影之下。她和萨特是一对饱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伉俪，几乎在整个20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萨特贡献了“知识分子”，而波伏瓦只贡献了“伉俪”。这也印证了波伏瓦终其一生所反思的哲学问题：没有一名女性能够“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不可否认，波伏瓦的爱情生活掩盖了她思想家的身份，以至于人们用它作为唯一的视角来解读波伏瓦的整个人生。但在传记《成为波伏瓦》一书中，开创性地引入波伏瓦此前从未出版的日记和信件等全新材料，把她从萨特的阴影中拉出来，跟随这些新的细节，我们得以重新见证这位伟大女性的一生。

本书以“1927年的一天，西蒙娜·德·波伏瓦跟她的父亲对‘爱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开篇。在一个视结婚生子为女性归宿的时代，彼时19岁的波伏瓦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年轻的她还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

波伏瓦幼年就喜欢思考，从小就质疑父权，酷爱自由。中学时代的波伏瓦自律到对自己严苛的程度，读书和写作占据了她的全部生



《成为波伏瓦》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著 刘海平 译 中信出版社

活，波伏瓦一心想读书，她的妈妈却希望她早点嫁人。十六岁时，波伏瓦开始思考爱与婚姻。十八九岁的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人生有一种无力感，没有选择的权利，一切都是强加在我头上的，最后我只能在我的生活放弃自己。”波伏瓦又叮嘱自己，“不要做德·波伏瓦小

姐，要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对我有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这就可以了。”

1929年，对于波伏瓦来说是尤为关键的一年。她参加了法国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是有史以来通过这一考试最年轻的考生，并成为了法国史上第一个在男子学校教授哲学课的女教师。在这场竞争激烈的考试中她屈居第二，位列榜首的就是和她有半生情感纠葛的萨特。对彼此学识的崇拜让他们互生好感，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他理解我，能看透我，我被他迷住了。”

知道波伏瓦的人大致会了解她与存在主义哲学领军人物萨特的关系。他们的爱情、友情、精神伴侣的关系持续了一生，但他们没有走入婚姻。这对情侣的私生活成为大众和媒体的焦点，层出不穷的观点将罪责归于波伏瓦，称她只是萨特的追随者和附属品，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比喻，仿佛波伏瓦只是萨特的放大镜，拥有“诱人的魔力，能够把男人的形象放大到他真实大小的两倍。”

因此，在波伏瓦的一生中，人们质疑她“完全没有能力做哲学性的原创思考”，称她为萨特的“门徒”，她在女性主义或伦理学著作中不过是应用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随着波伏瓦的日记、信件、创作手记、早期作品等新材料不断公之于众，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对大量的独家材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呈现，尤其是最新曝光的波伏瓦部分通信和早期日记，而这些细节正是重新审视波伏瓦一生的关键所在。作者试图把波伏瓦从长久以

十多岁在乌鲁木齐打工时写出散文《一个人的村庄》，五十岁后又从城市回到乡村，建了书院，自封院长。他种地、栽花、养狗、喂鸡，依然写作，他的网名叫作“刘亮程村庄”。2014年，他以一己之力创建新疆首个艺术家村落“菜籽沟”，打造了木垒书院，且耕且读的生活方式也让他获誉“田园派作家”、“当代陶渊明”。

或许正是此种诗意的栖居，让他的作品亦呈现不染尘埃的“另类”之境。刘亮程自认为，此种“另类”不乏地理意义的依据：“我觉得新疆跟绝大部分省份不一样。漫长的西北风，遥远的地平线，还有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致，无边无际的戈壁滩沙漠，当然也有一样辽阔的绿洲田野。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一种更为巨大的存在，你会感到在那样的环境中人小如尘土，但人的心灵空间又是如此之大。”

每一段写作岁月，都活着另一个“我”

对于语言和生命都拥有“另类”感知的刘亮程，必将被读者重新理解和关注。

据译林出版社介绍，此次独家推出的系列作品，囊括了小说《本巴》《虚土》《凿空》《捎话》，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访谈随笔集《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七种。先期推出四种，包括《本巴》《一个人的村庄》《虚土》《凿空》；《在新疆》《捎话》《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的全新版本，之后也会陆续上市。

将这套作品整体交由出版社时，刘亮程系统梳理了作品集的思路，亲自修订、校正老版本中300余处地方。“再版修改了一些内容。《一个人的村庄》中删去了个别写性的文字。《虚土》删了一万字，结构也做了微调。《在新疆》没什么可改的。《凿空》改动较大。增强了故事流动性……”

《一个人的村庄》是刘亮程的代表作，是感动无数人的生命之书，78篇元气散文，如有风吹拂灵魂。这本书深受中学生推崇，50余篇散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与试题，《寒风吹彻》中“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地过冬”一句，深刻影响了几代学子。

《虚土》是刘亮程首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村庄》前传。这是一本童年之书，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虚土》中的孩子，越往中年走，往老年走，他越独自回头去过自己的童年，如此渐行渐远。刘亮程称“这是我写的最困难也最人情的一本书，几乎不能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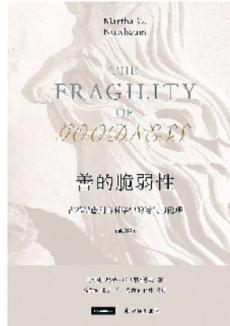
《凿空》是刘亮程首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描述一个村庄的百年孤独，两个挖洞人在地下没有影子的岁月，和人们徒劳忙碌永远在等待的生活。“在你有生之年，会看到许多东西消失，只有你希望的不会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刘亮程这套书由“世界最美的书”得主朱赢椿整体装帧设计。《本巴》封面上的金色的“本巴”字迹，即为虫子自然爬出，灵性十足，复归童真，恰如其分呈现了刘亮程笔下万物有灵的世界。

刘亮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的小说《捎话》中有言：“有些话注定要穿过嘈杂今生，捎给自己不知道的来世。”在梦与醒间自由穿行的语言，使他在人生每一个阶段的不同写作，都抵达自己的高处。而他像风一样的描述，也必将如风声，高过人世的嘈杂，直抵他人的心灵。

荐书

阅读给予我们思考的能力，理性地面对真实事件中那些令人惊悚、恐惧、不适与迷乱的情绪，于纷杂中溯清源流，方能辨得虚实。



《善的脆弱性》(修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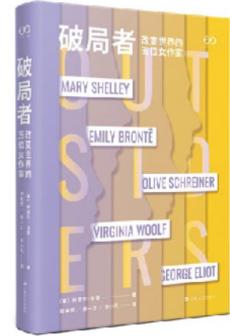
(美)玛莎·努斯鲍姆 著

徐向东 陆萌 译

徐向东 陈玮 修订

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在这本书中，或许我们无法找到“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指南，或许有人也如笔者一般困惑，忍不住去想，对于一个有德的人来说，好品格到底是他获取好生活的保证，还是限制其人生的枷锁？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人性和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其目的在于让人们们对道德生活保持清醒。作为一个有着世界主义意识的思想家，作者寄希望于人类多做一些努力，以减少悲剧发生的环境或背景。



《破局者：改变世界的五位女作家》

(英)林德尔·戈登 著

胡安然 肖一之 许小凡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版

五位女性作家，玛丽·雪莱、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奥利芙·施纳纳和伍尔夫，分享着同样的命运，被所处的时代禁锢，却又跨越历史的局限给今天的我们以启示。作者为这五位女性所作的传记，是她们各自和共同的成长小说，将她们生命肌理之中的沉默、黑暗、孤独、危机和困境缓缓铺开。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日)上野千鹤子 田房永子 著

吕灵芝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版

2019年在东京大学的人学演讲《等待你的是即使努力也无法获得回报的社会》引发了热议，使上野千鹤子成为了明星学者与作家。继《厌女》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版之后，这本新书是这位日本女性主义理论第一人面向普通读者的女性主义普及课。



《因为性别》

(美)吉莉恩·托马斯 著

李明倩 译

译林出版社2019版

这是一部讲述美国职业女性与不平等现实抗争的故事书，也是记录美国最近50多年职业女性处境逐渐改善的纪实书。作者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高级专职律师，她撮取10个改变女性职场文化的判例，通过采访当事人及其家属、律师等，撰成此书。它通俗但有意蕴，简洁却意味深长。该书也是分析美国相关立法变化、司法文化变迁的法律书。十个故事，十个判例，对美国法律和文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李魏